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一百五

明 章潢 撰

太學總序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

則左學右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

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西膠太學也故國老於

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兹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葢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葢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葢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則右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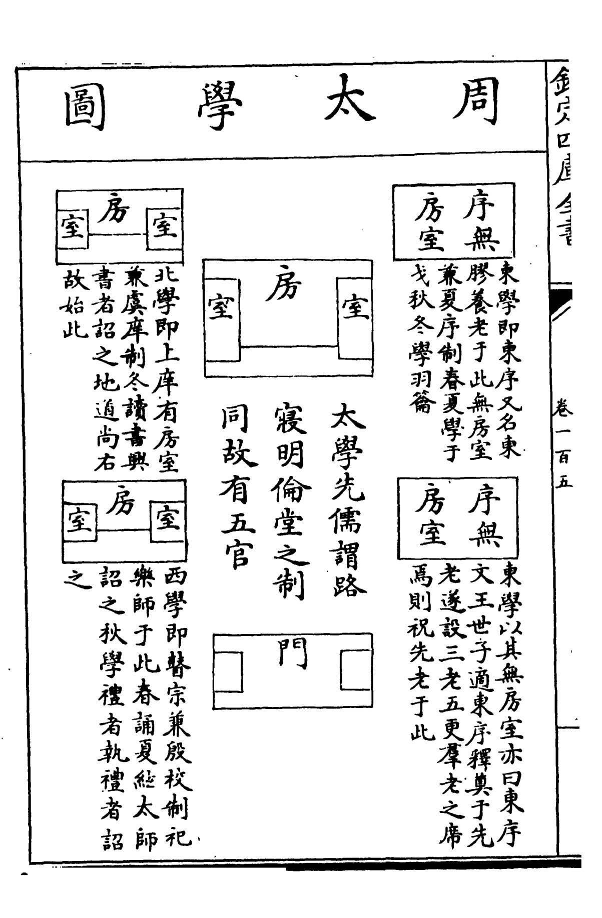
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敎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即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祀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

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益以成均並見建于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頖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太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

以升于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
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
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
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
米廩則其自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
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
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
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葢至

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内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今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

言之


周太學圖
序無
房室
東學即東序又名東膠養老于此無房室兼夏序制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序無
房室
東學以其無房室亦曰東序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焉則祝先老于此
房
室
室
太學先儒謂路寢明倫堂之制同故有五官
門
房
室
室
北學即上庠有房室兼虞庠制冬讀書與書者詔之地道尚右故始此
房
室
室
西學即瞽宗兼殷校制祀樂師于此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秋學禮者執禮者詔之

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敎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敎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

征于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入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學制考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按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賈誼曰學之所

學之宫也學禮也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一作聖智者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一作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一作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蓋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

右學左學周兼三代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庶人家無塾則中里共一校室有塾之意春秋傳鄭
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是也而國學則人兼之左近
北東序即東學也左近南以其無房室亦名東序祀
先老於此即南學也右近北為士庠即北學也右近
南為瞽宗即西學也所謂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祖祀于瞽宗是也中為太學為視學乞言之
所文王世子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總名

曰成均以成天子至庶人也亦曰大學又曰辟雍

按天子設四學并中學而五學一處並建周人則辟雍居中南為成均上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干戈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戒等就焉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觀之故謂之辟雍總言亦大學也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庶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

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漢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太學

建于此

班固曰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

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

于少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太學命

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即今歲貢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
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
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爲忠
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
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有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名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大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大學法著為令

按我聖祖欲復古庠序之制未登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覩教化宜令有司置社樂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者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為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

學而存仁承之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臣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掖誘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修身至于成化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為明德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于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

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顯達治道者

程頤看詳學制蓋以宋制有外舍內舍上舍之法月一私試歲一公明試補內舍生間歲一合試補上舍生上舍分三等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夫以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鎸解額以去利誘省頒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程頤曰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方仕其志始定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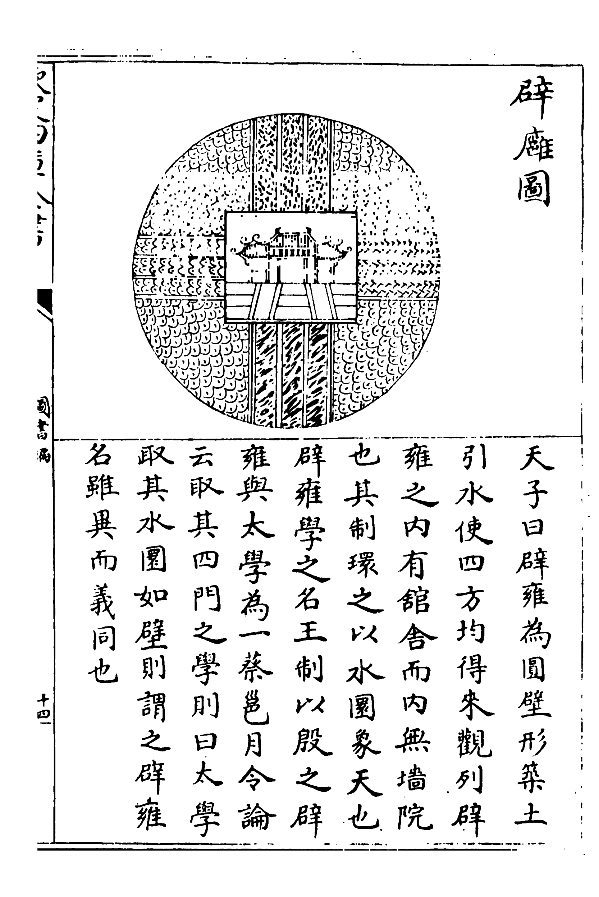
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為

義而不為利

呂祖謙曰學校之説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為文詞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以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古之庠序以養老以習射以教詩書禮樂以率其德

行道藝聰明以開偏枉以正仁義以成譽髦以興我國家建學立師教追隆古崇正學迪正道振篤實革華靡聖祖之訓萬世之法言流習日移道德之不務而藝焉是攻日以佔畢摛染為事惟干祿之圖噫以人材為念者盍思仰體聖訓而反其本乎



辟廱圖

天子曰辟雍為圓壁形築土引水使四方均得來觀列辟雍之內有館舍而內無墻院也其制環之以水圜象天也辟雍學之名王制以殷之辟雍與太學為一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圜如壁則謂之辟雍名雖異而義同也

泮宮圖

諸侯曰泮宮泮之為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門無也所以降殺於天子王制云諸侯止有泮宮一學乃魯之所立非獨泮宮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者夏后氏之學也瞽宗者殷氏之學也泮宮周學也是魯得立四代之學僖公脩之亦存古法也

靈臺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鎬京辟廱武王之學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

魯頌泮水首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按詩於樂辟廱鎬京辟廱莊子文王有辟廱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葢本文王禮法之樂周有天下遂以為學名以樂可以告人也禮法而雍和則德成矣所謂成於樂也命夔典樂教胄子意非水旋丘如璧也豈因靈臺靈沼附會為之說與諸侯學制亦同五室但以其貢士於天子而在國外不同在魯則謂之泮宮以泗水縣泮水出焉作宮于上曰泮宮猶楚渚宮意詩思樂泮水集于泮林亦非半於天子也王制作泮宮鄭氏曰頖之為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又因頖而

附會班云

學校總叙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敎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

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葢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葢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

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異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大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國朝學校始末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之禮眷遷陟於他司絶等前代未有也即博士學正學録學博行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官已乃寘內臺當是學國學惟官民生之目品官自一品至七品皆廕叙與外夷子弟入學者曰官生郡縣中論秀升之若歲貢鄉舉曰民生軍衛子弟得選入受學曰軍生諸官民軍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

至十餘載升上舘乃後使歷仕事而任官其後官生
惟京堂官三品而上乃得廕已别設武學武舉而進
士科目益重得一第輙以資自侈舉人下第者引他
故自弛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
貢生類衰頽願就教為禄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
入監者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起而國
學愈淆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聽後彌
獘濫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得納銀𦳝于學于

國書編

是商賈之子總角之童以及游蕩愚不肖咸混迹其中士恥與為伍京闈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為猶有推擇也于是褻朋僻友恃蓄聚自恣蔑繩法不守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屑督迪南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録官頗獨類剩員資叙漸下遷往往寬縱取妄説而國學大壞於是太學特為出身之塗而司教者不能遲之歲月冀優游於學舉人官生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上援例生亦

不過一歲即序撥而雜歷者減倍矣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類皆海內名流國盛時未論迺正德中猶然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節受欺不悔副使李夢陽伸士義振萎習誦義不休已皆遭構去其後督學官稍益輕柄其任者必非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畀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樂養交甚且開倖門招請託不忌又憚于巡歷品閱獨

高坐自崇至大比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利而鶩于奔趨嘉靖初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特考察調黜而不久輒廢

祖宗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行舉人登乙榜者選授凡國推選坊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他常調未論也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者為美談後乆刓弊師儒之職益輕乙科

舉人不屑起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于鼓舞而學術紕謬無能為諸生先於是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薄卒以貲不復關行能益冗濫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而講課缺然

祖宗以經術作人令研磨于義理以檢點身心文尚典質諸剽老莊浮華言若獵奇闢異者不錄已文漸

開自弘治迄嘉靖初最盛程式文及各家作者類精義雅詞有爛其文後學校所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即厭經畔義者得録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説講貫粗通即稚子能之業之者以為取足行文而止於微義奥詞固無俟深解為也於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論即與時所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為試目者為擬題構文已然者輙效輾轉摹擬習為靡濫彼其以國家

設科取士直爲利禄資一旦致高第取右職試官畢
時業棄如弁髦即夙昔受學師升沉稍異忽若途人
長蹐進之心傷揖遜之美而風習大潰當是時天下
學士聚講者亦復不如古六籍四教遜志游藝成德
達才之盛獨取近儒一二激世之論如所謂六經糟
粕須焚書一遭之語爲至言倡天下於師心自用而
名世高虛之士至空靈自詡蔑棄修學混楊墨老釋
于一途揚波助瀾仕競苟得居榮口實幾於晉宋清

談濁亂之俗而未知所止也先是大理寺副李承芳著論言近代来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學官壞天下之士習者莫甚于科舉率天下為惡無紀莫甚于學官可一切廢去而惟敎天下守令于郡邑之内求老師宿儒為一鄉之善士者令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令師其一國而學焉者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至于農田水利及錢穀兵甲律令之類皆一一究極之而可効諸用守令畢恭盡禮其師而勸誘成之其道成德尊者則舉而加之高位由邑而達之郡由郡而達之省達之天下庶其可也雖持議已激而痛時弊至深

學校總論

王陽明先生論國家立學校之意曰三代皆所以明

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堂名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雜于人無聲無臭而顯者也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納交於孺子之父母焉要譽于鄉黨朋友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

人心矣率是道而發於用也為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天下之達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教以此也孔子之聖所求乎子臣弟友均曰未能未能乎此也是明倫之學始于孩提之知愛少長之知敬則孩提少長無不能而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

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于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者也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壅灌漑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校必由此而教之而後無忝於建學立師今之舉業必由此而精之而後不悔於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由此

而施之而後無負於行義達道也

二業合一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支支則離支離之獘也久矣故文武二而天下無全材矣豈惟文武為然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豈惟才德為然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豈惟體用為然行之動靜二而天下無善學矣豈惟動靜為然德業舉業二而天下支離甚矣非其本然也孟子之時其

楊墨矣程子之時其釋老矣故自支離之說興而儒學壞矣儒學壞而天理幾乎息矣嗚呼知學之壞而不知儒者之學之壞也原本及末故知合一之說則可以化舉業而知道矣或問何為合一說執事則敬作字則學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故學在修其二而復之一而已矣

小學 附

夫自小學與大學二而今之才遂與古之才異矣社

學之教與大學之教曷可二也然則社學庠序奚別焉曰曷請以山木譬諸今夫童蒙也者非山木勾萌之時也乎成人也者非其根幹具而枝葉花實將不可禦者乎夫勾萌根幹同一山木則固同一生意惟於其勾萌而禁其摧折焉於其根幹具而禁其斧斤焉是則其所以養之者異耳夫自其勾萌而養之也欲其直則直矣從其曲則曲矣觀之山木童蒙之教其不尤重乎哉或曰請問社學庠序之所以同者奚

在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孩提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是心也謂秦之小子與越之小子異乎哉夫是心也秦之小子不異乎越之小子謂秦越之成人或異乎秦越之小子然乎否也是故灑掃應對歌詠舞蹈小子之教也而入孝出弟者其本也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成人之教也而事親從兄者其本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因其愛親敬長之良而訓以申之禮以理之樂以樂之是之謂養正孟子曰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赤子之心者非即其愛親敬長有不容自已之心戒慎恐懼盡而知之存而養之自富貴貧賤以至終食造次顛沛而不違是謂不失故成人小子無二心也社學庠序無二教也社學也者自其句萌而養之使之勃焉進於條達者也庠序也者自其根榦具而益養之使之翹焉極於參天摩漢者也曰愛親敬長此愚夫愚婦所以與知與能者也可以舉天下國家而盡之也乎曰吾未聞

愛其親有不愛其他人之親者未聞敬其兄有不敬其他人之兄者矣愛其親而不能愛他人之親則其于親也其必有時愛有時不愛其愛也必非由其亦子之愛達之也乎敬其兄而不能敬他人之兄則其于兄也其必有時敬有時不敬其敬也必非由其赤子之敬達之也乎是故愛其親亦愛他人之親則老老之政必行矣天下之老有不得衣帛而食肉者其為圖之必不已也敬其兄亦敬他人之兄則子庶民

之政必行焉天下之民有不獲時使而薄斂者其為圖之必不已也用是以觀居其位忍於牛羊其人民而弗之恤者其固以失其愛敬之心非一朝一夕也乎是故由愛敬之心充而至於惡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雖以配天地可也于天下國家何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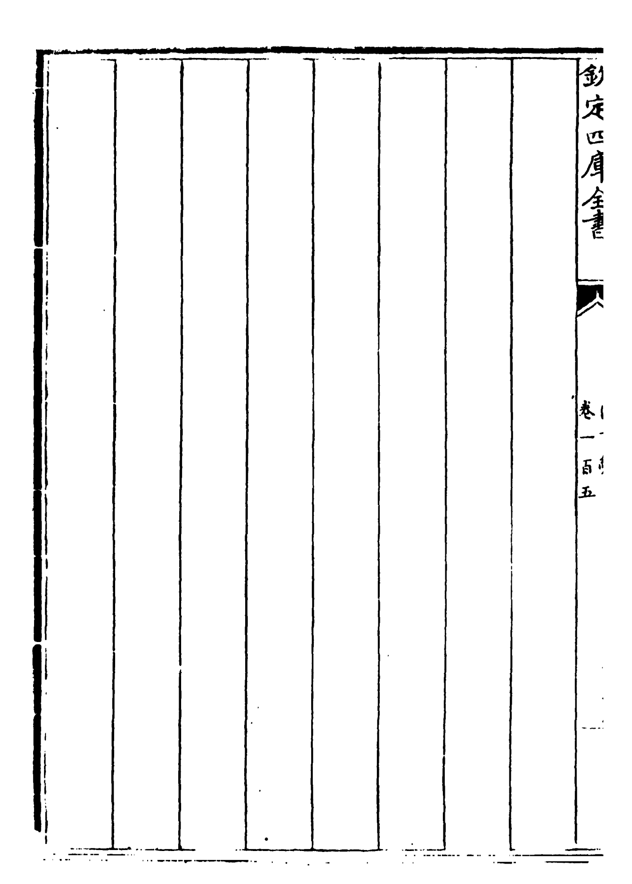
訓蒙大意

王陽明先生示教讀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

誦辭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記之讀書以開其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萎固其理也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于詠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盪

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詠以宣其志也夫然故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督責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

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以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實在于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闊其務體吾意毋輒因時俗之故廢其繩墨焉



養老總敘

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須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于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别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養老之圖

正義養老禮如兩君享入門奏肆夏共坐於堂老更與天子為賓主必矣康成謂其禮亡意如卿飲非也

太學

禮畢天子正位南面老更北面復正君臣之位故世子曰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先老

釋菜

奠帛

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天子

玄衣

素裳

西向

乞言

小樂正詔

大樂正命

惇史記之

執醬而饋

執爵而酳

袒而割牲

冕而揔於

三老

五更

羣老

醴

僎

省

親見

親迎

旅 旅

小樂正詔

單 角

樂工北面

登歌清廟

就位

三老五更入就位於此

六鄉官 公侯子男 六遂官

聽語之衆

既就位天子乃酌獻之

金奏肆夏

門 天子親迎 門

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者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官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斤校言庶人

之老熊氏云天子之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隂氣陽用春夏隂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必立三賔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為五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

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亦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之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饔掌割烹酒正共酒稾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擇莫于先老遂

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典之義著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服蓋虞氏以燕則

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享耆老此周人以饔醴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禮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施于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鍾鼓既戒鼓鍾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賔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益非商周之制也

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庠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賔階至階三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南三公設几九卿正履請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

乾隆御覽之寶

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老五吏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圖書編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一百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　瀛

謄録監生臣胡　遴

繪圖監生臣董　椿

圖書編卷一百六

明 章潢 撰

鄉飲酒禮總叙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為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於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

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夫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為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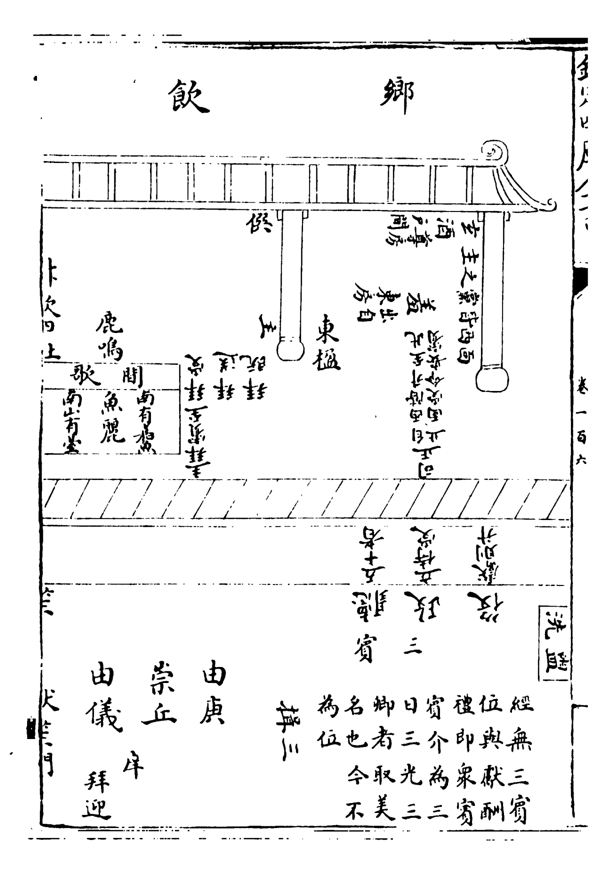
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鄉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益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於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則行於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無僎賓介賓不設折俎易脯醢爲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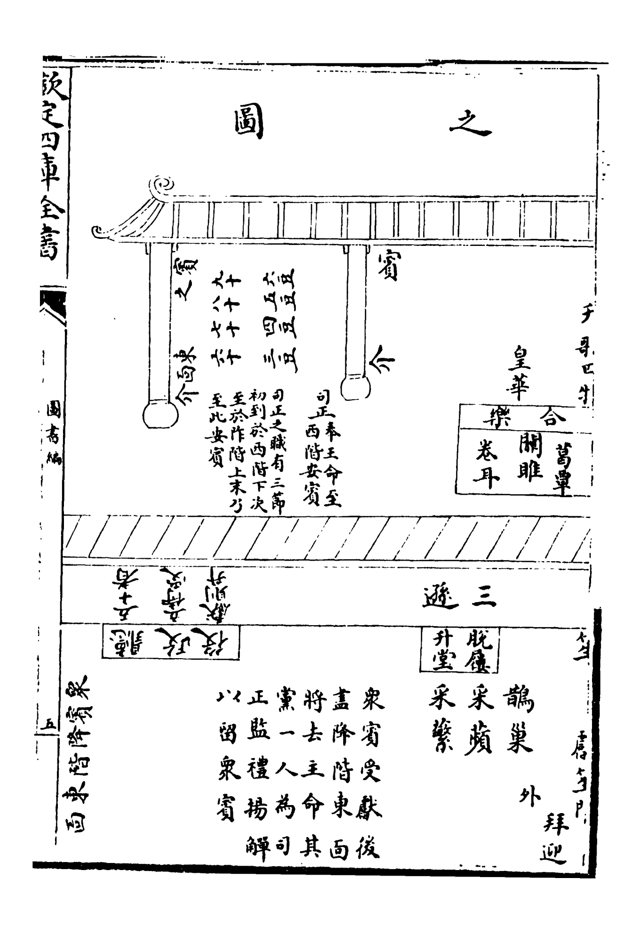
醯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正和中有司參奏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為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為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舉之歲行於學校

是日賓主先舍菜於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益本用賓興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於唐尤簡略焉十七年左廸功郎陳介乞言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又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國朝受命戡定海內即詔有司稽古考文定為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

宋所行參酌損益為鄉飲酒禮又參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行禮之中一人升讀律令縣邑則歲一行之於學校里社則季一行之里中葢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鄉飲


東楹
主
鹿鳴
間歌
南有嘉魚
魚麗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拜迎
三
賓
洗
經無三賓位與獻酬禮即衆賓賓介為三日三光三卿者取美名也今不為位


之圖
賓
介
皇華
合樂
關雎
葛覃
卷耳
司正奉王命至西階安賓
司正之職有三節初到於西階下次至於阼階上末乃至此安賓
三遂
脫屨
升堂
鵲巢
采蘋
采蘩
外
拜迎
衆賓受獻後盡降階東面將去主命其黨一人為司正監禮揚觶以留衆賓

鄉飲酒義曰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卑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周禮圖說曰鄉飲酒之禮失禮經之旨者二其一賓僎介主之義不明也其一設席之不正也夫所謂鄉飲者以養老為義也天子養老於大學諸侯養老於

國學是故鄉大夫養其鄉之老者於鄉學也故所謂主者即鄉大夫也所謂賓者乃一鄉中齒德之至尊者也所謂介者齒德亞於賓所以輔賓者古人每事必有介以輔其不及也所謂僎者何也衆賓中之貴者也儀禮曰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於賓東是也所謂諸公大夫者謂天子之三公卿大夫致政而在鄉者也苟序爵而躐居賓之位則屈夫齒而失養老之義序齒而降居賓之下則屈

其爵而非貴貴之禮故别設位於賔之東居之周禮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三命而不齒即此位也三賔介僎之儀既明而後其位可得而正矣夫堂上之位莫尊於南面之正中以其有尊故坐賔於西北謂在北面南面稍西也僎則席於賔之東尊與賔並也介則賔於西北謂在北面南面稍西也僎則席於賔之東尊與賔並也今則賔階上東面以受生氣亦尊者所居也主則阼階上西面其位為卑自卑而尊

人也故所謂南北者謂在北而稍西東北者在北而稍東西南者在南記言僎以介主人而誤也其坐位則四隅相向古未嘗有此坐向語云席不正不坐苟於此尚得為正乎觀於儀禮賓升席自一方介主人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蓋設必正方故升亦正方且記亦曰賓必南向介必東向今人設四隅之向者因記言四隅之位而誤也按禮記鄉飲酒義發明切當但亦有純駁班如者不能不啓後人之惑如云介僎

象曰月復云立三賔以象三光是三賔俱為日月矣且大賔主於一唯主人獻衆賔則衆賔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耳何甞有所謂三賔乎其曰僎以輔主人賛乃主人之輔僎亦賔也何得言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乎夫堂上之位以向明為尊其次則東面以受生氣為尊賔與僎既南向則介自當東面主人居南而西面亦必然之理何必以温和之氣配僎與主嚴凝之氣配介與賔而反失僎賔介立之大義乎古人制

禮哭踊揖讓必成於三其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則哭踊豈亦象月而為之即羞出自東房烹狗於堂東北皆出自主人之意而曰祖陽氣之發於東方皆不免於傅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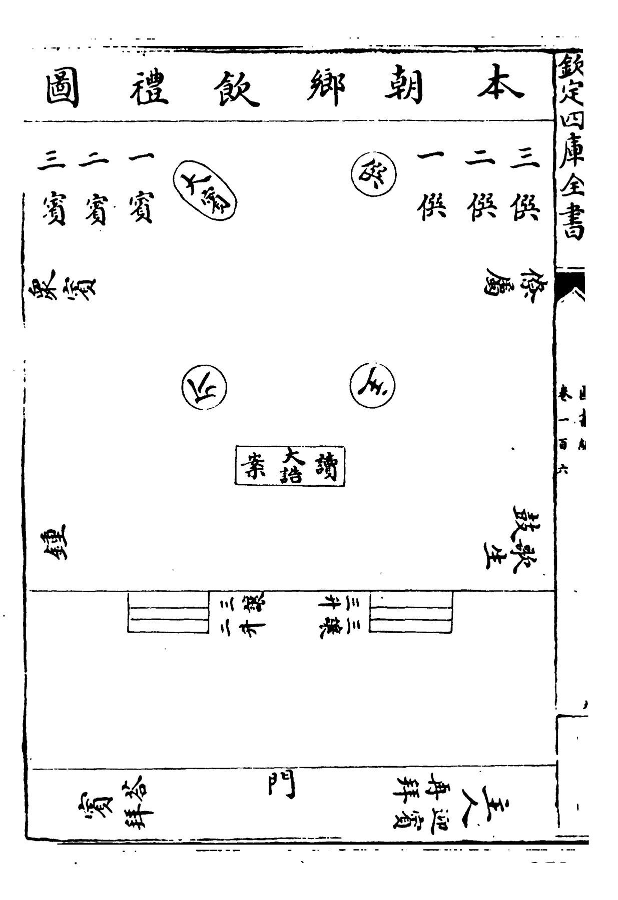
皇朝大誥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别奸頑異罪人其坐

席間年高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虛示嗚呼斯禮始古先哲王之制安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鄉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又何言哉今特申之從者昌否者亡

本朝鄉飲禮圖



鄉飲酒禮律儀

一鄉飲酒禮每歲正月十五十月初一日二次舉行

一各處府州縣於儒學行鄉飲酒禮一應酒殽俱係官錢糧内從實酌量支辦務要豐儉得宜

一凡府州縣行鄉飲酒禮除僎賓外衆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爵

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興禮讓敢有喧譁失禮者許揚觶者以禮責之其間因而失禮者主

席之人會衆罪之

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於東南

大僎以致仕官為之位於東北

大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

介以次長位於西南

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

司正以教職為之主揚觶以罰之

贊

鄉飲酒儀

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一各處府州縣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酒殽於官錢約量支辦務要豐儉得宜除僎賓外衆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爵前一日執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具饌主席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僎

賓以下北至執事者先報曰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於庠門之外以入主居東賓居西三讓報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賓坐執事又報曰僎至主席又率僚屬出迎揖讓升堂拜坐如前僎賓介至既就位執事者唱司正揚觶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諸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僎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

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執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僎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于堂南向引禮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唱僎賓以下皆拱立行揖讓如觶儀然後讀律令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復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僎

次介次主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執事者唱獻賓主席起北面立執事斟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訖執事者又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僎前置于席交拜如前儀畢主退復位執事者唱賓酬酒賓起僎從之執事者斟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僎主交拜訖各就位坐執事者分左右立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執事者唱徹饌候徹饌案訖唱僎賓以下皆

行禮儐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鄉飲酒禮考附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

暴亂之禍矣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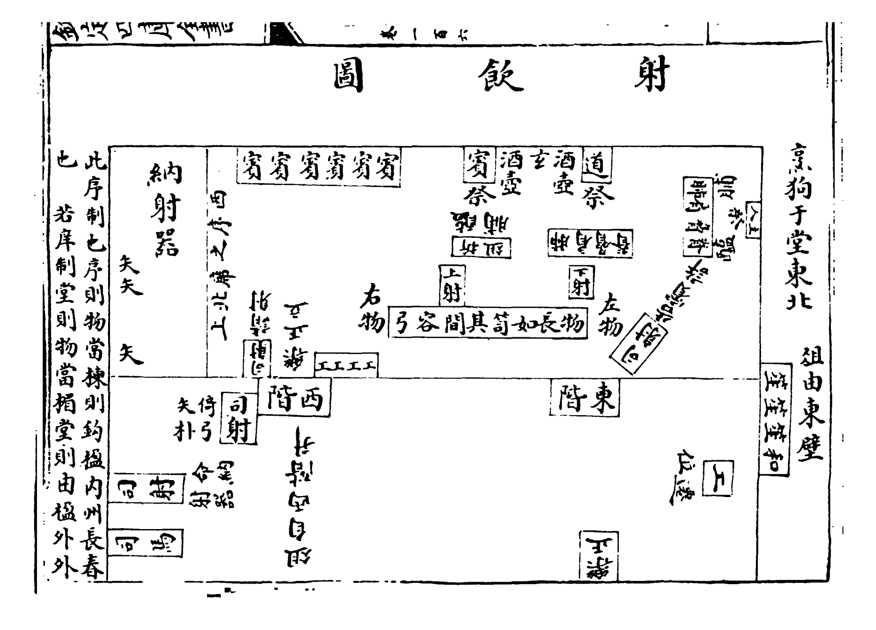
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夫鄉飲之名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太祖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年高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于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

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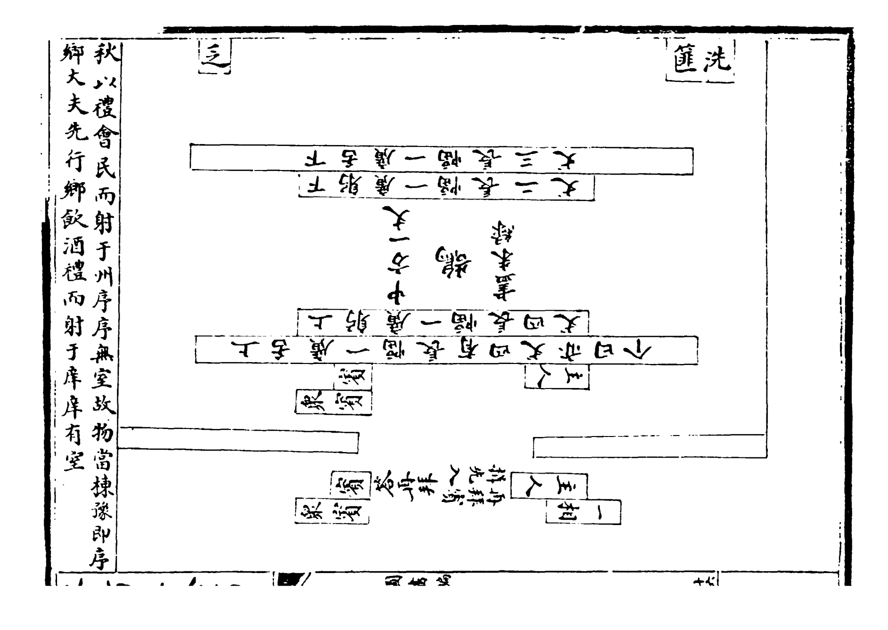
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大哉王言其垂世警俗之

意深矣

射飲圖


烹狗于堂東北
俎由東壁
賓賓賓賓賓
賓
酒壺
玄酒
酒壺
道
尊
上射
下射
右物
左物
弓容間其筍如長物
西階
東階
司射
侍弓矢扑
納射器
矢矢
矢
此序制也序則物當棟則鉤楹內州長春
若庠制堂則物當楣堂則由楹外
工工工工
笙笙笙和
工
遠位

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無室故物當棟豫即序
卿大夫先行鄉飲酒禮而射于庠庠有室



射飲

鄭玄鄉射禮目録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乃鄉之屬鄉大夫在焉故不改其禮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于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也　按疏曰禮若緩而實急若輕而實重者射也先王患人不知其急而緩之不知其重而輕之故於鄉射以習禮樂於

燕射以致安譽於賓射以通好於大射以擇士故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禮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者葢燕於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為之也又按儀禮燕禮與大射儀相屬鄉飲酒禮與鄉射禮相屬即敖繼公所謂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於學宮鄉飲酒而習射者也今制所定止鄉射

禮故曰飲射

射禮考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問求其人）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行）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比于禮）五曰興舞（節比于樂）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

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

謂射者惟用之于戰陳用之以為禮節者葢微矣我

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澤宮之制而不果

既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教士子而必

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

按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

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

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

皮程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

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飭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葢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大射總叙

古之射禮有五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四曰鄉射五曰主皮之射大射者天子將祭於郊廟與助祭之諸侯羣臣射于射宮而擇其賢者使與於祭是

也諸侯孤卿大夫將祀其先祖亦以是禮而擇士均謂之大射賓射者諸侯朝於天子而天子與之射于路門之外者是也列國之君相與朝聘及卿大夫士私與其賓客行其射禮亦均謂之賓射燕射者天子勞使臣及與其羣臣飲酒而射于寢者是也諸侯與其臣下卿大夫士其家人之屬燕飲而射者亦均謂之燕射鄉射者州長春秋以禮屬其民而習射于序者是也卿大夫以鄉射之五物詢衆庶而射于庠亦

均謂之鄉射然天子以六耦射三侯五正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樂以采蘩三節則其上下之辯未嘗不明也是四射者以禮樂將之謂之禮樂射故曰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而中多者乃得預于祭又曰進退周旋必中於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比可以觀德行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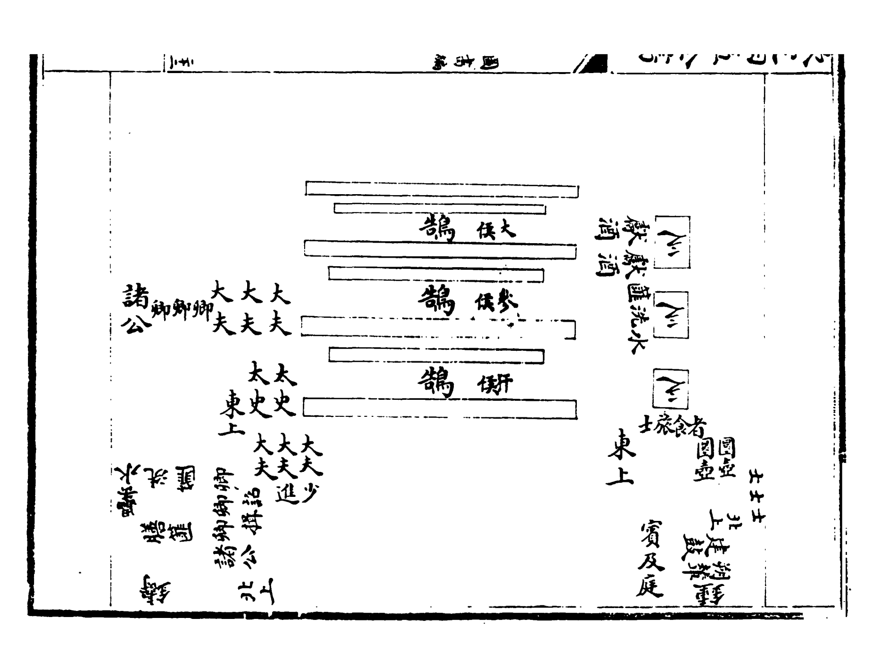
故聖王務焉主皮之射者庶人之事田獵分禽之射也張獸皮而射之無正鵠之制主獲而尚力無禮樂之飾故曰禮射不主皮明非君子之所貴而四射尚矣秦滅先王之籍古禮殘缺幸存而可知者諸侯大射與州長鄉射二篇而已其天子之禮見於周官者略不備兩漢以下有天下國家者因仍簡陋以為政至其君臣游燕之際從事于弧矢者未甞無之大抵皆主皮尚力之陋而古法泯墜莫知講求惟唐開元

中頒嘗論著儀式其一曰皇帝射于射宫其一曰皇帝觀射於射宫粗采古禮而損益之雖具于禮官而舉行希濶至宋太宗淳化五年詔定其禮有司遂取唐制為大射圖并畫其冠冕儀式表著之位以進而太宗曰俟弭兵之日與卿等行之葢亦未嘗用也及乾道間命討論燕射之義而宰執以為舊制煩苛難以遵行更定新式奏之其說槩可考見而亦未矣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射埰翦柳之法大

槩循用國俗無足采取焉國朝混一區宇修明治具考求三代之政次第行之詔成均博士弟子及郡縣庠序之士皆使習射以俟貢舉而凡郊廟之祭先期輙命文武百執事行大射之禮其儀注斟酌古今煩簡適中蔚然為一代之典焉

大射禮圖

北階
公升
公
方壺　方壺
玄酒　玄酒
膳尊　膳尊
東上
卿　卿　卿
有加席
賓
小卿　小卿
東上
大夫　大夫
東上
者有東南者則北上
工
東上
樂正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諸公
揖賓
一等
公降
東坫
北上坐
徒者二
臣師
西上
笙磬
大師少師上工
樂正
笙鐘
公降位
應鼙
建鼓
建鼓
頌磬
頌鐘



大侯
參侯
豻侯
水洗篚
獻酒
獻酒
士旅食者
圜壺
圜壺
東上
士士士
北上
建鼓
賓及庭
諸公
卿卿卿
大夫大夫大夫
太史太史
東上
少進大夫大夫大夫

大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

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大小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

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士者先德之行後決之於射男子主而有射事學禮樂以飾之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

君子凡以庶事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四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無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為與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

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宫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按射義一篇古禮賴以存者固多而大義不明不容以無辯也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侯為諸侯果於義為可通乎鄭康即因之故其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乎盖射中則得為諸侯

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要亦信射義大過而不能折之以理焉耳然其中有曰射之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曰内志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鄭氏不從此義發明乃諄諄於射諸侯之說而是非黑白且不辯矣噫即此觀之書可盡信哉

御射

周制天子禮周官太僕職曰王射則贊王弓矢繕人職曰掌詔王射贊弓矢之事服不氏職曰掌以旌居之大獲射人職曰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司服王饗射則鷩冕疏曰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則皮弁服唐制皇帝親射儀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去侯至乏止司馬降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

以笴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奠笴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少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贊設訖以笴退奠于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拭弓左右面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御訖退立于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遞一供御御將射協律郎舉麾先作鼓吹及奏騶虞之樂九節至第六節御乃發一矢奏第七節又發一矢皆與樂聲相應千牛將軍以矢

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至九節發四矢畢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將御坐東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宋制天子燕射儀皇帝臨軒有司進弓箭教坊樂作皇帝乃射若中的招箭班奏訖應左右侍立并祗應臣僚階上下就位並再拜皇帝射畢復坐元制缺國朝見儀注以後皆公及賓諸公卿大夫射　周制天子禮闕諸侯禮儀禮三耦升射畢降降取弓矢於堂西諸公卿則

適次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

而俟隷僕人掃侯道司射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

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

坫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一小射正明有二人賓

降升堂西埴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升待

於物北北一笴東西立不敢與君並立一笴三尺之地退司正執弓

升自西階立於物間南向揚弓命去侯負侯者許諾

趨至乏止司射命設中小臣師執中坐設之執中南當福西

當西序太師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與贊設決朱極三公袒朱襦設決拾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小臣師以巾內拂矢以授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十發以將乘矢公卒射賓降釋公于堂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升射如二耦若中則釋獲者每一箇

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唐制皇帝親射儀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不鼓吹奏貍首之樂七節樂至第四節乃發第一矢奏第五節發第二矢皆與樂聲相應至七節發四矢畢協律郎偃麾樂止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釋弓于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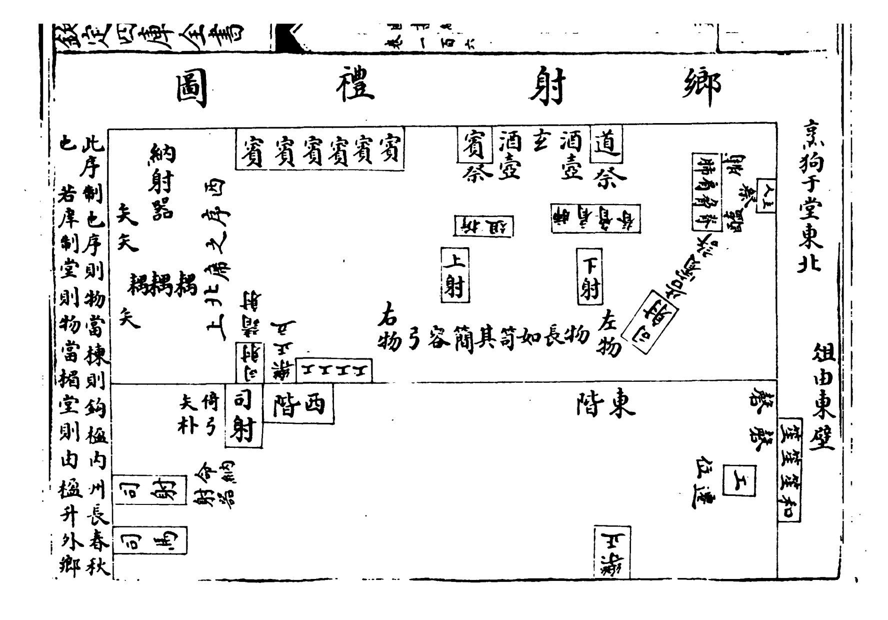
皇帝觀射儀典謁以公從首六人自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前北面進升射席立定左者右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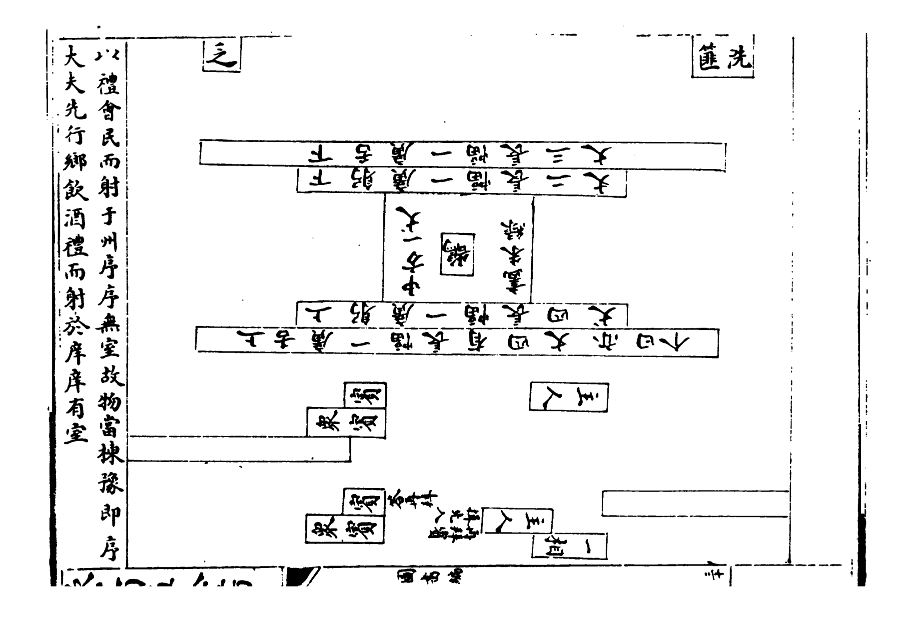
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曰承傳西面告太常卿太常卿於西懸内東面命樂正奏樂協律郎舉麾作貍首之樂七節至第四節左右乃俱一發與樂相應又奏第五節左右又一發與樂相應以至七節四發訖協律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

次取六人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射畢三品以上及近侍官與四品以下皆釋弓復會位坐其末射者立繼射如初宋制天子燕射儀以宣臣僚射當射官執弓箭階下再拜訖升階射元制缺國朝見儀

注

鄉射禮圖


此序制也序則物當棟則鉤楹內州長春秋
也若庠制堂則物當楣堂則由楹升外鄉
納射器
矢矢
矢
西序之席北上
賓賓賓賓賓賓
賓
酒壺
玄
酒壺
上射
下射
右物弓容簡其笥如長物左物
西階
東階
司射
倚弓矢朴
命納射器
司射
司馬
烹狗于堂東北
俎由東壁
工



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無室故物當棟豫即序
大夫先行鄉飲酒禮而射於庠庠有室
之
篚洗
下舌廣一幅長三丈
下躬廣一幅長二丈
中方一丈
畫朱綠
上躬廣一幅長四丈
上舌廣一幅長有四丈亦曰个
主人
賓
衆賓
賓
衆賓
答再拜
主人揖先入
主人
一揖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　䟽曰周禮五州為鄉是州屬鄉也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也然此經鄉大夫射於庠云堂則由楹外又云堂則物當楣又云大夫用兕中其禮與士射於序别而云不改者大判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禮及未旅而射為不改耳其實亦有少異也

賓主介僎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主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而觀禮者為僎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戒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答拜主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

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席之西不屬者下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北上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禁承尊之器也名禁者因為酒戒也禁斯禁切地無足者玄酒新水也篚承爵觶之篚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二丈則

(洗去堂下亦二丈)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曲揖當階揖當碑揖)至于階三讓主升賓升主阼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獻賓

儀禮主坐上爵于篚降盥洗已盥然後洗爵升賓爵賓之席前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賓受爵以復位主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於阼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脫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

北面坐卒爵興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實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於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牆謂之序

主酬賓

儀禮主實觶阼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觶興降洗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至取觶北面坐奠觶於薦東酬酒不舉主揖

降賔降立于階西主人將與介爲禮賔謙不敢居堂上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揖讓升拜如賔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賔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爵爵介少退主立祭於西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賔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卒爵興

獻主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獻衆賓

儀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

主以爵降奠于篚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序升即席

僎入

儀禮賓若有僎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賓階介及衆賓皆降主迎于門内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席於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禮

樂賓

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阼相為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賓觶降自西階階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執觶興盥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

觶南

旅酬

儀禮賓坐取俎西之觶先一人舉觶奠于俎西阼階上北面酬主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答拜不祭立飲不洗實觶授主主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之禮介酬衆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以觶降坐

奠于篚

無筭爵

儀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曰狗胾醢也無筭爵無筭樂

賓出

儀禮賓出奏陔注曰陔陔夏也三送于門外再拜

里社鄉飲酒儀附

大明會典

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用酒殽於一百家內供辦毋致奢靡百家內除乞丐外其

餘但係年老者雖至貧亦在上坐少者雖至富必序齒下坐不許攙越違者以違制論其有過犯之人雖年長財富須坐於衆賓席末聽讀律受戒諭供飲酒畢同退不許在衆賓上坐如有過犯之人不行赴飲及强坐衆賓之上者即係頑民主席及諸人首告遷徙邊遠住坐其主席者及衆推讓有犯人在上坐同罪其各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百家之內以里長主席其餘百人選年最高有徳人所推服者一人為賓其

次一人為介其餘各依年齒序坐如有鄉人為官致仕者主席請以為僎擇通文學者一人為讀律二人為贊禮前期一日三詣賓介門介賓迎出大門之外肅主以入至中堂主賓相揖訖主稍前曰其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劭敢請為賓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衆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再拜賓荅拜介亦如之但改請吾子為介執事者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南向設主席於

堂東南西向賓六十以上者席於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如賓多年幼者席于堂下階阼之南北面是日清晨賓及衆賓皆至門下主出迎西向揖賓東向荅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階賓揖主先升自東階賓升自西階至中堂主西向立賓東向立贊禮唱拜興拜興主賓皆兩拜主肅賓各就位贊禮唱揚觶揚觶者舉觶酌酒詣中堂北向立贊禮唱在坐皆起賓主以下皆起拱主揚觶者乃揚觶而揚言曰

同前言畢唱揖揚觶者揖主賓以下皆揖揚觶遂飲酒訖復揖主賓以下皆揖以爵授執事者復位賓主以下皆坐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案於堂中次引讀律者詣案前贊禮唱在坐者皆起唱揖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遂展律于案詳緩讀之訖復以申明戒諭讀之畢贊禮唱揖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復位贊禮唱衆皆坐賓主以下皆坐執事者供饌案行酒贊唱唱飲酒衆賓皆飲或五行或七行禮同前食

畢徹案贊禮唱禮畢主先行而西向立贊禮引賓以下東向立唱拜興拜興主賓皆兩拜主送賓於門外東西相揖乃退明日賓介與衆賓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外謂辱屈昨日之來　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興禮讓敢有喧嘩失禮者許揚觶者以禮責之其或因而致争競者主席者會衆罪之

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圖式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私公過犯者自爲一席坐於上等有因户役差税

遲悞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爲一席坐中門之外其曾犯姦盜詐僞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序坐於東門之内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務要分别三等坐次善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圖序坐及有過之人公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教民榜文

鄉飲酒禮本以序長幼别賢否乃厚風俗之良法已令民間遵行今再申明務要依頒降法式行之長幼序坐賢否異席如此日久豈不人皆向善避惡風俗淳厚各為太平之良民

射禮總論

嘗考之周禮以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有所謂禮樂射御書數焉夫射而居六藝之一則射固有關於世道矣記曰射者男子之事也又曰射者射己之鵠也

又考之詩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夫有事則時習之不可忘爲鵠則自反之不可失以賢則可以象功以不侮則可以觀德射之有關於德性如此故以言乎射禮禮之制其大射也則張布侯而設具其賓射也則張布侯而設鵠其燕射也則張麋侯而設中制固若是其不同矣以言乎弓矢之度則天子之弓合九以爲規諸侯之弓合七以爲規士大夫之弓合五以爲規周禮國弓矢註體多體多則合少天子之弓王弓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

侯之弓唐弓大弓也其體稍曲故合七而成一規士之弓才小也其體極曲故合三弓而成五規度固如是其有異矣以言乎詩歌之說則天子之射歌以騶虞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九節五正非以樂備官乎諸侯之射歌以貍首諸侯以耦射三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非樂時會乎鄉大夫之射歌以采蘋孤卿大夫以三偶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非以樂循法乎士之射歌以采蘩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采蘩五節二正非以樂不失職乎是射詩之立又各因名而取義矣是故行之朝會

以尊王也行之燕享以尚賢也行之澤宮以選士也
行之燕禮鄉飲禮以明倫也行之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以講武也內志正外體直內外之俱融者射之所
以運其精也容比禮節比樂禮樂之俱協者射之所
以立其極也否則狥其數之可陳而不究其義之難
知幾何能得聖人之制而善復於千百世之下耶若
夫後世儒者之言射吾惑焉杜佑所謂侯國相攻士
故習射則已失先王觀德之意而鄭玄天子以能射

服諸侯其說尤陋馬融賈逵正鵠內外之辨亦末也矣後世之君之行射者吾鄙焉漢明帝行於辟雍唐高祖行於殿廷太宗有武德之射玄宗有景福之射或偶以為美觀或暫以教武士而已又何足以追先王制射之意哉我朝稽古定制射圃之立徧於天下

聖祖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二學訓誨生員每日讀經書罷於學後設一圃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注凡九八則一射式二樹射鵠三住射位四主射五賞酒六司射七射器八射職九射位儀注所謂射器者凡九射職者凡七今天下有司朔望謁先師及聽諸生講後諸圃行射禮是即州長會民射于州序之意也

此即成周設鄉射賓興賢能之意也是故聖人修之以立教而崇賢象德之所由興者此也君子復之以維風而訓俗成能之所由舉者此也夫射固一藝之微而禮之制於聖人也抑有可稽焉弧矢之利創於黃帝則前古已肇其原而見之於虞書者則曰侯以明之是虞人用之以設教也歷夏商而成周其制已大備矣是故有大射天子將祭與羣臣諸侯習禮之射也有賓射天子因諸侯來朝而與之同射也有燕

射天子與羣臣燕息之射也上下貴賤相與周旋于觀德之習而所以盡制曲防之者周旋升降之節與古同矣武舉之所較試則將家子弟以才能而自奮者選舉振揚之法與古同矣然聖人之制射也于其德不于其藝君子之習射也于其藝不于其文今日射禮之復亦惟於先王而究其精意焉耳